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回六叢珠卷之三十八

建安葉黃子實編

館閣

故事

漢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魏文帝為閱書觀登者六人而已 梁有士林

館學士又置集雅館拓遠學 齊明帝置聰明觀

南史姚察教於朱華閣長參梁有華林有學士又

有文德壽先省 北齊有文林館學士 後魏置四門

學士 唐有十八學士為登瀛州杜甫待制集賢院

蔡允恭袁卽為文學館學士 李適傳侍詔宣

先閣馬融滯東觀十年不得調 徐堅多議典故事

入書府 耿緯詩云好憑金門步成明自有明 唐

武德置修文館後改洪文神龍改昭文

四六

効官天 封青藜而屬書 侍景皇之香案多

出此塗槌簡羽陵拂白蟬而下靈映太乙之

青藜備閭惟昔 丹鼓解朝天祿草經而擬聖

稱制石渠甘露逐成於故事金刀博學太乙秉藜

而觀 脩書前殿開元肇錫於嘉名扈扈甘泉行

獻從臣之嘉頌 復天祿石渠之職首務選檢紬

書天祿佇期太乙之下現 紬金匱玉版之書

函領著作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 優游歲

課豈鈔槩之是專 奏篇稱善噴青紙以傳都

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 祖宗闢三館而侈

之以承明著作之庭 於此聚當世能言之六國書

分四部而詳及於月將日就之學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麒麟之閣西京典於校讐直太微之

左掖飛閣雲連蓬萊之山東漢善於此象未

先秦之遺編縹囊山積必才兼相倚九丘風土

以周知玉杯繁露之異悉考曰非學不至

楊雄諸國方言之執正金馬碧鷄之雄辰探奇

迹宣室遐登問鬼神於前席金櫃之文世

藏於奇秘榛林試可給筆札於尚力

玉峯之府地極於深巖冠紳翔集是三番

首戴之山白蟬芒簡以生香茲為辟蠹文彩翔

盈詫四徹中繩之府紫袷荷囊而被問取近清

光 司籍芸局制擬曲奎之畫 居則奉伯梁之

聲唱星斗垂芒 賜付大廷見嚴安而嗟晚 出

則從屬車之防游烟霓承步 倚囊櫻席地伴群玉

之峯 承明之庭 感儒列於侍從 雖書廣

內資劉向之治閣 東壁之府 唐制專乎刊脩

蔡邕壁池之水 天祿校讐之地 冊府之設非止

於藏書 鄭黜蘭臺之經 承明著作之廷 文館

之名固先於取士 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慙

至謂道家群玉之府 陽城以愛書從院吏

而自給 蓋象天官東壁之星 黃香未見

之書 惟麒麟廷閣之華 未奏中天之闕

劉宴不正之字 近闕闔勾陳之遠 遽登群玉之

山 延閣廣內之邃 中繩羣玉之居 校文

仙室圖書之府 承明金馬之榮 大廈衆林之

府 分植書林 英俊之躔 扶天庭之藻 酉

穴洞探 逮今二千百余年 參夜石之

覘 羽陵竭山 無慮三十七萬卷

躋鳴玉之行 中直九脫之紊 悠、真為之相

承 奉和鈇之局 浸更五厄之余 憤、

信疑之莫辨 劉卽仙止於重泉 上符東壁

奎星之象 秩以太官之稍膳 應氏遂榮於三人

下擬蓬萊方丈之山 增以內府之奉泉 滅天

祿石渠中經 多士之會 鈇槩歲課 坐允迫於

帝居 唐麗正崇文四部 異日之求 棟梁國材

人或誇於仙去 擬冊府於西崑圖書所係 漢

室與交闕鴻都之署 深廬憲軋文於東壁禮集攸
司唐家集俊間麗正之遊 內閣校讐之職始於
臧氏之購書 磨研編削盛東現之遊 負品之增
盛於唐室之好士 供帳殫錢做開元之躰必與
之以追琢其章 多文章經術之老儲其詞 亦漸
之以霑雨之潤 亦公卿牧伯之任出乎此廣混
元之守藏提青史之筆業茂成書 簡冊所聚
大史策之金瀛 踐白雲之司才優起草 英豪之
躔 自臺閣與於臧 臧牘三千 藏在名山 西
崑冊府 台藝文至於隋 唐仙十八 副在金櫃
蓬萊道山 越自蘭臺之吟族 以下 既備三閣
之制度 其如身到以為榮 躡升書府之祕遊

並謝 且列四部之籤題 式根資高而不得連
儒林之官辱尚方之詔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

開祕書之府 趨禁林之試 寒卿晚出何自為即
願慙能賦之派 四庫之下僚 非馬之喻付于
自然 分別絕秦篇之善 一時之精選下龜之方
用之甚拙 矧冊府枚讎之責 博以芟角之方

感歎紆絕之故態 號朝家青幼之獎 庸有羊七
之陋顧瞻金馬之感遊 降發中之詔猥被開榮
雖拘攀綴拾以成篇 紬廣內之書府客冒進
紙底滯迂踈而可笑 屬辭北事將為千載之傳
錫給校之交獲親瞻於黼坐 抱槩懷鈔未有一
毫之補 登瀛州之肩遽榮達於仙局 逶迤縹緲仰

望於珍群如天有斗非取於泥漿襞積細篇周

知於大訓譬馬食肝敢言於知味闔宣尼之歎

猶及闕文東槎問濺敢妄意於英躔有子長之

才乃稱實錄入館登瀛遠叨名於仙籍點瓦礫

以成金已資至力楊雄彫篆固匪狀夫為之

瑤璣而作器更賴余功子貢絃歌請事會善之正

英莖接響何取於苴音三北誓師佳拜晉人之賜

覆壽均仁不遺於弱植百金鬻杖曷矜越俗之方

取之甚溢則來者幾希奏公車之牘分從復蘇之

歸待之既殊則琴思自奮賦平樂之題私有類信

之悔堅伯魚之心一期聖王之遇謂宜選選應

迭居遯宿之文願豫予之振敢忘國士之知庶

事中藏見惠列之牖分之盛 第公車之篇或誤中
於乙覽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 給上方之札
特許從於誠言 振纓冊府之遊濫陪犀屐 由感
則子雲劉向以經術備員 使棲遲涵泳於圖書翰
墨之林 在唐則九齡房琯以章辭入侍 以滋長
成就其高明光之器 下筆不休之傳駁屬文思
駸騎踟於遼東竟與他異令人忘息非馬周調事
之才望騰驟於異北猶踵後塵 所願讀書陽城
猶喜於東閣 治乎泛古今道德之海 未能成賦
左思亦幸以為郎 曉然見治亂安危之源 披橫
散只尚厠華光之庭 給尚書之筆誤獲於誠言
蓬曲寸心時夢翹才之館 趨承名之廬聚容於菴

直

史館

總說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王五帝之書
志記也若晉文秉魯之春秋楚之檇杙是也左
傳晉籍談如周王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
典籍以為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是
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籍談不能對賔出
王曰籍父其後乎數典如忘其祖注董即其後
夏太史給古殷太史向執事

周太史儋秦太史令胡毋敬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王莽時汪下有五史魏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隸秘書唐屬秘書省作局正觀中移館於門下省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如舊史職

史館修撰及大明宮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

總說

唐有百志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正觀三年置史中於門下省以它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

宰相蒞修撰

開元二十年李林甫以宰相監修國中建議以

為中書切審之地史官記事隸門下省疏遠於是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尹愔奏徒於中書有天寶後它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

元和六年宰相裴洎建議於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高官一人判官事未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八年廢史館直館二員增修撰四又分字四季正觀初復下議正事起居即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唐初令狐德棻請修撰近代史命脩撰修撰之原自秦漢之國朝因唐制史館有脩撰以它官領取取上一員判館事

故事

唐李翱字習之元祐初轉史館修撰翱以史館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貳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于寤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曰例皆訪於人

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也多是其門生故吏苟欲
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
魏證傳但記其諫爭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
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
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從之 國朝淳
化二年以右司諫梁周翰為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等屬其
有良史之林也 二年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对上言
今方文士雖多而通經者少有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數各專
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 上頷謂宰相曰徽之操履无玷真儒
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四年 太宗

問宰相臣今館中修撰是誰參知政事蘇易簡對曰楊徽之張昞
梁周翰帝曰史才甚難在乎善惡必書務摭實而去憎愛斯為良
史矣 下謂初與孫何齊名翰學士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
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
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子之才以六經

范杲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為史館
修撰 太平興國中右補闕直史館故旦上言五代自唐以來中
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本廳宰相修撰樞密院即直
學士每月季送付史館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何事時李吉甫
監修國史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寔錄也古者右史

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即是承徽中宰相姚璩監
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
史官今時改記是也上曰聞或不脩何也臣覓時改記者姚璩修
之於長壽及璩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於貞元及耽抗罷而
事廢然則闕時改化者不虛矣不德忌謂之良史太平興國間
雖有時改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改記

四六

紀德昭功必垂信史

魏之既成五以為七

立言乾世莫賴元儒

承之之情且能六而為七

屬成書之奏即

博史成書記先朝之懿蹟

若時鉅典

宜異敬之楊庭

自戒真儒

徵章錫命卷上宰之殊勲

方冊有文武之政敢通佚於前人 裁冠柱下常親咫尺顏

春秋无游夏之辭皆折衷於夫子 濡筆螭頭目視起居之注

文章入相彌綸允合於上心 灑、亞、既、泰、雲、漢、之、章

典謨作經粉澤更資於大手 赫、殿、益、峻、台、階、之、望

鈞衡處位登庸已斷於上心 所譽者其有所試 裁定有叙

粉澤成書述作先資於大手 有德者巨乎有言 勅成不利

鳳閣自舍人之樣快觀黃麻 故非老於交學 戒想三長

史官重宰相之權兼提直筆 安敢窺於藩籬 功収四立

虞夏之書渾、乎可以齊駝 治蓋咸五而登三

伊望之集凜、乎行將有三 文將襲六而為七

監修國史

總說

北齊詔魏收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
此監脩所自也 唐開元二十年李林甫以宰相監脩國史

正觀中詔脩周齊梁陳隋史命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代
史宰相監修自此始

故事

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至道三年
修太宗實錄相宰呂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賴為其後

重修太祖實錄遂召宰相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
繼成為○四年詔修兩朝國史宰相王旦為監脩國史亦不宣制

國史成旦遂領監修如故○軋吳元年命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
馮拯專切提舉監修 真宗實錄 極卒王欽若為相又命提監修
○天聖五年宰相王曾提舉監修 真宗實錄 修兩朝史特王旦
未領監修故特授詔曾已監脩而不再授勅為提舉蓋一時之制
也○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而帶監脩國史優老臣也 九月
以宰相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得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至夷簡致
仕得象始領之○嘉靖元年宰相文彥博監修國史至是沈器
昭文館大學士上兼譯經潤文使以劉沆為監修國史至是沆罷
博領之○治平元年以宰相韓琦提舉修 仁宗實錄 熙寧
元年以宰相曾公亮提舉修 英宗實錄○十年以宰相吳充監

修仁宗英宗兩朝國史退朝錄唐制宰相四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脩史首相領為集賢次相領為二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此相迂首相乃得之劉子玄本名知幾景德初轉太子中允依旧修國史時侍中孫臣以知幾訥楊再思徒空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獎於是求羅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臧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純筆唯臧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无生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实公然以為可笑張蔡二子亂之於

嘗伐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萊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
荀袁家自稱為改駮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
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北齊詔魏收撰魏史又
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而已

史官

故事

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禮春官小史掌邦國之志
國謂若魯之春秋晉之東楚之檮杌左序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也周禮有史官

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
小事簡牘而已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札
發傳之体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 二曰志而晦 三曰
婉而成章 四曰盡而不汙 五曰懲惡而勸善 莊二十三年魯
刺曰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宣三年趙穿攻靈公宣子
未出之 後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 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
貽伊戚 感其我之謂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書法不隱 宣子古
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 惜也 越竟乃免 昭十年齊崔杼弑莊公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弑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太閔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退 文中子王
道篇吾視遷固而不迷作何其紛、乎 天地篇子曰史之失自遷
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敬向始也弃經而任傳

事君篇子謂荀悅史乎文乎 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剪桐葉
為珪以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
矣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封叔虞
於唐 史自序司馬氏世異周史至漢談為太史公謂子遷曰予
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汝復為太
史則續吾祖矣遷志論先人所次舊文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
史令紀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陶唐已來至于麟趾 前執文志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
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仲尼以曾周
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覘其史記據行事仍人
道 司馬遷贊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
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吾不經故言堯帝
顓帝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
其本事以為之傳司馬遷居左氏國語系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
秋接其後事託于天演其言秦滅詳矣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
良史之才服其善序理辨而不華贊而不佞其文直其事核不

虞美不陸惡故謂之實錄後漢班彪傳彪才高而好逆作遂專心於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大初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維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因斟酌前史而識 正得失又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班固傳固除蘭令史探撰前記以為滅書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積思二十餘年乃成 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繁然者矣彪文直而事毅固文瞻而事詳彪固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 班固贊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鹿卿雲 荀悅傳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

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為得失一朝榮辱十載宜備置史官嘗其典
文紀其行無於歲尽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帝覽而善之

又獻

帝好典籍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減
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序曰立典有五志一曰達德義二
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晉陳壽傳壽

除著郎撰三國志時人稱善叙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
見壽所作便懷已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南
史沈約博約以晉氏一代竟无全書年二十便有撰述之意蔡典
為啓明宗有勅許為北齊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帝令群臣各
言志收曰願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帝乃使專其任魏書傳卷

為起舍人文宗索起居主簿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

陛下所為善無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我既嘗觀之矣魯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朕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君善惡不實為可以不史後伐何信哉乃止李延壽傳本魏登國書正義寧作北史本意未初盡陳祥明作南史朱敬則傳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遷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藁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者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二者史通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鄭惟忠傳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對曰史有三才長學識世軍兼之故史少才劉鍊

傳知幾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者史例頗有法吳兢傳兢叙事簡
核號良史初兢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秀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即謬謂曰劉
生書魏晉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
實書之章故在聞者嘆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惟何名
實錄三不改世謂今董氏云初今孤德業吳兢等謬武德以來
國史皆不能成章述因二豕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速
成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然周陳壽之流 蔣偕傳三世踵修因
史世稱良筆

四六闕里之七十子獨立明為素臣

論先朝無兢之功

春秋之二百年惟董狐為良史 垂末世不刊之典

聖明潤色洪業有光謨烈之承 竹書是紀配三五六經之嚴

典籍垂法將來式誼事辭之載 金匱以藏示億萬斯年之永

素王係月之文無從廢墜 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慚於子革

終於三季之對有所咨詢 上段大尉之事當更探於宗元

七十子之內雖卜商而不敢措詞 通倚相丘索之嘗

數千載之間惟馬遷而斯為實錄 壽羊盼春秋之學

覽長卿之詞賦既喜同嗜 鴻都汗簡復春秋之舊章

任南史以冊書允資遺直 不室明堂正周籍之散亂

顧禪謔之草創積日徒勞 揆青天白日之容 歷代之實

儻苟悅之編年他時有補

究斷簡殘編之學

載華之公

蕭斧衰章由二言而褒貶

南董將伊於遺直

名乾坤之至德

芸織縹帙垂百世以勸懲

游夏豈敢以措詞

奉日月之大明

上咸五以登三

聞宣尼之嘆猶及闕文

帝王之制担明

襲舊六而為七

有子長之才乃稱實錄

春秋之始微顯

博六之闕文之史

三六之才識兼備

三王四代惟其師

足周官立政之書

六家之議論所宗

八索九丘皆不論

書法不隱有骨鯁之風

無馬遷之作但窺東觀之書以下

多闕疑無胸臆之論

非子雲之才亦被石渠之賜並附

空穴文字僅比蠹書之姦

登煇外朝之鷲班

勤勞歲年祇增藏筆之益 獲為太史之牛走

固難追補於螭頭 攬制作之源浩如觀海 雖竭編摩之勤

幸已獲臻於麟趾 續編摩之功倘或成山 未逃訛舛之責

固慚狹識而淺聞 徒取笑於牛毛 抱製懷鈔

忘意深求而博考 猶曰矜於鷄舌 屬辭比事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九

御史臺

建安葉賁子實編

總說周礼杲伯屬掌贊事授法令乃御史任非令戰也戰國時

秦流池之會又淳于髡御史在前皆記事之職至秦滅始

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礼仪以御史執正

奔不立儀者輒引而去之是也所居之曰者漢為之御史府亦謂

之御史大夫寺謂之憲臺成帝時有烏巢亦謂之烏臺後漢

亦謂之蘭臺寺應劭憲官攝云廷尉按責上御史臺此則

當時廷尉呼為御史臺非當行臺名也北齊曰南臺後周

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名御史臺龍朔中亦名憲臺

風霜之任彈糾不法鞠按禁繫則委之大理李乾祐以囚自大理
未往滋其奸乃為臺中置東西二獄多受詞訟武后改為肅政
臺置左右二臺唐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為三司
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為三院前後有四推御史東推主國相
諸王公主等失南推主朝士候伯等失西推主令錄等失
北推主失官典等失

御史大夫

總說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
夫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為

御史大夫 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掌以刑法典章
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二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
糾馬二曰殿院殿中御史糾為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為九天下之
人有稱而无告者與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
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滌小事署名而已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
之班戶廷明列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捍班侍御史專掌不如法
者 六典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
中丞為之貳九天下之人有稱而无告者與三司詰之

故事

前藏兒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
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諸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

洛陽聞寬為之褚火笑及主典寬議封禪於上前火不能及退而
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直言諫爭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接船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
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說曰張猛曰臣
聞主與臣直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高帝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王相上特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以為御史大夫者較視趙克曰无以易克逐之之杜延年字幼
公周之子亦明法律為御史大夫君父官府不敢當旧位坐臥皆
易其處于定國為丞相陳萬年為御史大夫与之國並位公年
論議无无拂後貢禹為代御史大夫數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

丞相議可 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史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
愛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却之却之下可者
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也如此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

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还走高帝遂得昌騎項問曰我何如
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直不疑為

御史大夫惟恐人知其為史跡不如立名稱為長者 貞為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自屬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天子下其議雖

未盡從然善其質直為 貞為為大夫而華陰守丞嘉

注 師古云守
華陰縣者

其人 名 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

不可不選 平陵朱雲兼資文武中正有知畧可使以六百石

秩試守御史大夫以尽其法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

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從之

漢雜記事故事上書

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之有不善屏法不奏及魏相為

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唐正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

夫刑罪臺獄有所鞠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已下各自

禁人牢非蒲常蒲開元小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為不悅

遂掘去元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朕甚副朕之所委人慮

司故事大夫已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略无丞稟隱甫一劾督責

事先大小悉令誥决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出殆半辟

察側目

御史大夫李丞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御史違事

不諂大夫禮乎衆莫敢對監察御史蕭至忠進曰故事臺中元長一官御史人君之耳目此有事主得自彈事不相聞自若先白大夫許則彈大夫不知明誰也丞嘉然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不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禫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李暹之為朔方軍都虞候兼御史大夫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札或以為譏荅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鷓豈衆禽偶柰何屈以押之李峴傳肅宗收京師拜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垣亦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

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見其比特長安士庶皆羨之 李景讓為

御史大夫正色立朝中宗受揚再思檢校左臺大夫曰辟事要秩

非德靡升專席堆班惟賢是屬 蘇洵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

扶望總銑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資卿之通在

前岐川蘇珣詞吞楚澤也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才堪入昌川之用

西京展驥道掩題典石印憑熊風起霧冕朱惟霧撒初停州縣

之勞白菊霜疑且屏權臺之氣 通典減御史大夫副丞相事

今若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康迭為宰

相薛章賢臣衡皆至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

四六全篇親奉詔除進君言責開衆之跼立大乎之基結知方深

有識相慶朝廷以數聞直聲為盛治之世君子以得行已志為充亨之時然下或依違而不能充上所求上或忌違而不能寤下所季歲月忽為己至功烈如此其早求一卒而兩全曠而年而幾見若蒙盡言之朝而泰風憲之任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惟時所推非公誰可恭以某官性合天道材周世資經術自為名家文章不通人後傑三千百輩上一時爭慕於風流漂泊十五年間萬口皆為之歎息起自江湖之遠歸從鴛鴦之遊廣庭綵望於清光即日立登要路付柱後惠文之事觀胸中雲夢之奇蓋嘗聞議論之崢嶸知能救風俗之頽靡當今稟履之不探无致玉石之俱榮張瞻明目於數步之間收勸立名於萬世之後雖行藏豈

不在我恐彈繫非以處公印被廢如別躋禁近某爵群甫尔間
欣然知公道之得人雖懦夫而增氣春律婉晚臺綱靖深願為清
望以自持當有神明之陰相

中丞

總說

漢有御史大夫掌劾丞相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從
皆不置 中丞為御史執法在殿中蘭臺番籍祕書

漢初為臺主後漢曰中丞魏曰宮正後魏曰中尉後周曰司憲
唐曰中丞 龍朔中為司憲大夫亦謂中司 漢光武詔中丞
共司隸尚書會同書席而坐京司號三獨坐晉制中丞之異洛陽

令分路而行 齊朝中丞得專道而行 梁朝中丞車前設三騎
執秉印囊

故事

漢書陳咸為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教史執法鼓中
公卿以下皆畏憚之 東觀漢記撰準字幼陵為中丞奉

正非法百寮震慄 謝及後漢書陳謙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

所糾正為百僚所敬 結漢書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帽衣服車

馬嚴奉劾按章申明日典奉法按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魏志

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奉鮑勛為宮正即御史

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固不肅然 魏鄭鮮之遷御

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司之軌 宋荀伯子為中丞蒞政勸修

有匪躬之稱正色立朝內外憚之 肅惠開為中丞百寮畏之

之八年入為侍中其年詔曰惠開前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

甚嘉之更授 御中丞傳賢拜御史中丞執法中司 百僚敬

服 晉周處字子隱為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

正繩直筆擁豪震肅 宗室敬王司馬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

直海西公廢大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

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憚我直可

畏也 傳宣為御史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 能遠

字孝文選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

柔吐剛忠亮至劬可謂王臣 南史沈約為御中丞彈奏王源

文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奏白簡以聞又任昉為中丞彈曹景宗
文亦云謹奉白簡以聞王淮之自曾祖處之博聞多練悉朝儀
自家世相傳並譔江左旧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李御史
中丞為百寮所彈自處之主淮之四世此駭焉劉瑒恃性使氣
尚人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
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勲士莫不畏其筆端梁陸杲為御史中
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在任賊汚百萬杲奏收劾
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託杲杲不答梁武帝聞之以問杲
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杲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
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傷南司睦之失色

江淹

為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非公事不妄行令為南史定以震肅百僚也淹於是彈中書令謝朓等及二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承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李處迂御史中尉遠近畏之豪右屏跡高祖常呼為李生人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齊王高澄用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唐尚書政事乙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歷踐五院者共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也溫造為御史中丞左拾遺館元褒上疏論之曰臣聞元和長慶卜丞行李不過半防今乃遠至兩坊謂之龍街

唱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 韓臯為御史中丞常有所
陳必於禁宸殿對百僚而請未嘗詣便殿 魏謩遷中丞兼戶部
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
罷中司去綜戶部公事謩之 裴度為中丞奏崔從為御史度作
相用從自代為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
臺閣或付伏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 高元裕字景圭開成
年改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
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孔緯字化文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
疾惡如讎既總憲綱中外不絕而自肅 武元衡迂御史中丞嘗
回廷美對 蘇德宗目送之 指示左右曰元衡真宰相也持平先

私綱條悉奉人甚称重 秋仁傑孫兼謨遷中丞謝曰文宗謂吾
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執法者
大抵以頌望心聖業由茲不牽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為
常人之心哉兼謨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志心彈奏

虛變懷謹之少子与兄奐齊名天寶十一年為中丞始懷謹及奐
並為比官父子三人為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文宗謂宰臣

曰可居悔作中丞如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中錫堪任
此官惜哉又曰牛增孺可為大夫宰臣鄭韋曰頃為中丞未嘗撻擊
恐无風望上曰不然鳶鳳与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悔作比官朕嘗
以時諺謂李白輩為四絕間居悔居指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

以此記得居悔今所以擢為中丞本朝滕中正推御史中丞
頗振奉故事朝儀整肅

指紳以稱代許之

涼化四年詔獄无

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 孔道輔為中丞

自兗州至京師九二千里日具公裳幘頭席帽乘馬其謹謂如此
及論廢郭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

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 上嘗言臺諫官須厚重知治

林省方可選用御史中丞為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弄印
父矣無如吾同姓槩及為中丞事不該理体者不言故上重之遂
大用以知制誥王疇文章雅正立朝嚴介擢為中丞以代槩

傳宣明法直繩內外震肅且有風威 傳咸中丞歲云執憲之綱

東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遠慢 姜梅臺儀復振 宋景不諂

事二張 溫造 發南曹偽官九十人 仁宗時張方平內外事知

無不言 天官書太微南四星中為端星左右為振門又太微

南山星為執法 褚亮詩曰白簡光朝列刑駟出禁中 元稹制

南憲右掖至于中臺我朝之極選 漢書孫寶曰今鷹隼始擊以

成嚴霜之威 崔篆御史歲曰簡上霜疑筆端風起 冠豸獬冠

鉞為柱亦謂法官佩蒼玉 任昉替裾輻凌號曰龍門之遊

四六 全篇伏審顯由橫榻擢長中司各類幸甚竊以治亂之變

本人為而聖賢之合必矣天授方霍雲枕第張敞頭白發其
端而王氏擅朝劉向蓋終不能奪雖孝宣卒以更化而不免自親

其文如成帝失於優柔乃徒知為起此論洪惟上主克邁前聞
首召老成采專邦憲公議既出威權自竭破盤根於太山之四維
盡群啐於天池之一經思足以保功臣之裔公足以止世卿之議
日月知名草木咸若以蓋奉以某官力任四海先竟之重獨據
一生願忠之心臺經具張固患皆去無豺狼之當路有鷓鴣以在
天御史之入延英腹心所寄大夫之次丞相肢肱是期某排抑莫
信侵已老昔鴻飛之遵渚尚何有於鳧鷖今鳳鳴朝於陽亦復動
於珪龜空賀屢以弭切欲掃門而無因覲精護於寢具用永承於
眷倚

本朝引於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

龍塲接武 繡衣

端公當於南司兩院之崇與獨坐迭為憲長 獬首橫冠 白筆

在漢則以大夫而位司空 御史府乃朝廷紀綱之地 三院

至唐則以中丞而遷宰相 中執法為天子耳目之官 九條

金鑄鼎而魁魅莫逢茲邪既遠 或奉簡以聞則威攝四方

獸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自行 或籠街而行則札優群辟

赤墀特立道鸞鷲而接變龍 或正繩直筆有若周處 上憲

白簡敢言若鷹鷂之逐鳥雀 或流汗失色獨異徐陵 司

猛虎在深山莫予敢侮 自御史府虛大夫而不除 北斗太山

這驥騰夷路得君甚專 則中執法率僚屬而為長 清霜烈日

去宮僕之一而君子謂忠 廣一人之耳目 大臣畏法而修

叱義府者三而朝廷有法

端百辟之表儀

天子歛容而避

烏府抨彈之任

曉馳驄馬峻御史入霜臺

御史耳目之司

鳳地進擢之梯

日轉槐龍侍玉皇之香案

天子腹心之寄

方幅直繩消邦朋於正色之際

三院僚屬皆所辟除

南司

辰猷入告斷國是於立談之間

一王典章率由糾正

東閣

烏府漳之遷

諫草初揮筆端風起

首推清要之南床

鳳池兩之階

囊章既露簡上霜凝

獨於糾彈之獨生

風節可畏足以厭難於未形

廷臣無出其右者

拜命楓宸

議論敢前足以致君於無過

王上遂以女器之

提綱拍竒

披肝許國

絕愆糾謬

明天子開不諱之朝

言必聽諫必行

正色立朝 指佞彈邪 士大夫立敢言之地 柔不茹剛不吐

必得到明肅艾之士以正其紀綱 外判百官之失 朝廷自尊

庶幾上下遠近之情不欺於視聽 內絕庶事之違 風采所係

坐令葵藿之不採 行見主威之隆盛刑賞信忠佞分 芝檢

愈見松栢之後凋 佇元國體之玉平法度明政事奉 栢臺

崔子羲綽治不屈權幸 之一人之耳目 高論凜然 風霜

伏藂蒼職業當嗣家声 爾百辟之風霜 直声藉甚 日月

姜晦振儀時共推於知休 直卿當再造之初不廢抨彈於多事

孔緯疾惡人皆憚於聞風 僧孺踵稍寬之後每先束縛於有才

正色以糾官邪方資重望 持憲無易存心已擅當官之譽

同心而惟國是更藉遠猷 在暗有若臣扈佇參佐帝之勲

溫簡與之彈擊無畏威望自將 思禮並隆知神明之眷遇

中思黜之束縛有才按治皆服 紀綱大振見賢哲之能為

冠劍在廷常聳瞻於正色 既編更耳目之司 正茲蹇謬

旻旒當宇每嘉納於直言 將進陟肢肱之任 協贊盛明

茲由橫榻之雄 亟承渥於風廷 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克

執祥專席之貴 肆執証於柏寺 一角我冠仕者皆嚴憚黜

振爭臣七人之職 積心立朝之望 虛位揖第一人具瞻獨坐

踐御史三院之班 隱然執法之除 籠街過三百步執敢並行

火倚風霜 志在擊邪如嵩鷓之逐鳥雀 方聖天子虛佇之久

寔階霖雨 事先去甚當豺狼不問狐狸 正大丈夫彈擊之秋

上方悼於天倫 覽萬幾而未暇 主聖臣賢慶風雲之胥會

中丞壽於人望 眷三燭以先除 乾清坤肅仰霜隼以橫秋

擢由上意 華廈聳觀 白簡飛霜豈止落金吾之轄

進領中司 廟堂增重 丹心照日又復寢淮南之謀

九重深念其孤忠 儻顏跖是非之不分 幅貞相語 白簡

一夕驟陞於燭坐 雖克舜聰明而莫治 經紀畢張 烏臺

虎在山而莫 於藜藿立朝允賴於孤忠 上以衝持於國是

豺當道而烏問於狐狸 報國宜攻於巨蠹 下烏絕糾於官邪

說行如流毋廢沃心之益 鵬鴉橫秋但聳藩籬之望 霜擊

義形於色潛消落膽之姦 出林伏猛度全藜藿之生 風生

輟從諫大夫之繼 惟明主可與盡言既盡納忠之益 羊冠

付以中執法之任 而仁人宜在高位果膺不次之除 烏府

博擊何心聳逢秋之鵬鴉 宜簡知於宸辰 除命四馳

姦邪視魄無當道之豺狼 亟入冠於惠文 師言參凡

繆糾繩愆優踐紀綱之地 峻躋執法 霜凝白簡 奉簡以聞

經邦論道佇路承弼之司 九愜食言 水照紫宸 垂紳皆震

故正士端人至剛而無所憚 所以如鷹鷂之逐鳥雀 鳳詔

雖元臣宿將有劓而不得容 曷嘗捨豺狼而問狐狸 烏臺

鳳凰之鳴朝陽直群心之昏慶 共高已試之能 寵膺外制

燕雀之賀大厦幸末路之有歸 宜副久虛之任 峻長中司

侍御史

總說

周札宗伯屬官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侍郎御史之任也 侍御於周為柱

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立柱下方書亦其任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注方板也謂事記在板上 秦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亦名獬豸獸名一角一觸不直故執法者冠之 唐故事法冠朱衣纁裳白紵中單漢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以侍御史為直指使者衣繡之持斧逐捕盜

賊國直指者事而行不阿衣也衣繡衣尊寵之也 臺內事悉

主號臺端人稱之曰端公 最雄劇食生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

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床 侍御史掌五曹一五曹一印曹

三供曹四尉馬曹五乘曹又四職謂推鞠彈舉掌公廨臺事

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乘即青囊 晉職官志侍御史在豹

尾內便為禁背 又所土六職一曰秦彈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

曰東推五曰賊贖六曰理歷 唐侍御史一人知東推以殿中侍

御史一人同知漚東太令出納二人同知西推漚左藏出納號四

推御史以分京城及諸州東西次也兼理歷事及賊贖事 侍御

史一員在龍墀遙抵候彈奏公事

故事

嚴延年遷侍御中勅光祿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

朝廷肅焉敬憚 後漢陳寵曾祖父咸喪年間以明律為

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惡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以家中律令
書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
利無與人重 亘興字公雅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
所迴避常乘駃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可且上避駃馬御史
張綱為御史時遣八使巡風俗皆番儒知多名歷顯位唯綱年
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理其車輪於路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倚
國厚恩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心誠天威所不赦大避所且加

也 東觀漢記申屠剛字臣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塞
多直無所屈撓龐參未平上嘗欲近出剛止不聽剛以頭軼乘輿
車輪馬不得前 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尉撫北
狄所過皆圖山川也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鄭據字平御建初五年辟司空府拜侍御史上疏曰臣據斗筭小
吏擢在察視之官分當刺邪矯枉唯明詔端其前微臣謹其後昧
死先以聞詔書示官府曰據剛正盡節亦何陵遲之有其賜素六
十疋由是顯名 陳翔字一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
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竒之 陽東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
相之才魏大會殿中御史皆白革側陞而坐帝問此何官乎叱

曰此謂御史舊時替筆以奏不法當如令者直備位但耗筆耳汪
駝音餌 傳暢晉書劉毅子暉亦遵其家業用心厲正為侍御史

晉書劉毅子暉正直有父風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郭彰率

百人自衛而不收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瑯角也暉勃然

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夫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命絃筆奏

之彰不敢言衆人解繹遂正 北齊司馬子瑞為中丞選御史

云周與鐵柱漢制繡衣替白筆以繩違馭驄馬而明目故能出則

督察萬里入則糾劾百察揚雄而言惟賢是寄必須名高河朔儼

重漢南誇：清風翮：妙技心焉匪石直也如絃有兼此者實所

饑渴 隋曹儀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

當下為勢所困 柳或為侍御史當僚敬憚上嘉之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獬豸冠按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安董已法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應劭曰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象之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唐御史曹長官戡轡辭而止焉開元以來但舉鞭撻擗而已 溫造字簡與為侍御史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韋制進馬一百六十匹造正銜彈奏祐服戰汗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墮落于溫御史吁可畏哉 王志愔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皂鵬言其顧瞻人吏皆如鵬鷃之視燕雀也 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者

不至死高祖時令殺之素立諫止之自是累成思德尋丁憂高祖令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上曰此官要而

不清人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御史中

丞亘範舉陽嶠為御史嶠不搏擊之任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

願遂引為左臺侍御史王義方在職劾李義府曰碎首玉階素

明臣節侍御史王義方廷奏李義府犯狀帝怒出義方為萊州

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妾相彈奏得無愧乎

義方对云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視之下義方任御

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王義方遷侍

御史時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義色生事繫大理義府

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
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靈害政將加譴奏以問其母母曰
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義方乃廷劾
義府高宗以義方跋辱大臣言詞不遜遷萊州司戶 柳範為侍
御史時吳王恪好畋損居人田苗範奏禫之太宗謂侍臣曰權
萬紀不能輔道恪罪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略獵
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迂折我範謝曰主聖
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
史典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對曰鵬鴉鷹鷂豈衆禽之偶
奈何設拜以押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御命出使不

能動搖山嶽震懼州縣誠曠職爾

賈言忠為侍御史時朝廷

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書其山川地勞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旧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聞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祖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必何力沈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株栢總章年李玄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栢徒植清臺麝條霜勁垂葉風聞始逢鵲喜終見烏來

通典食坐之

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處其上者皆

驕傲自得使人如癡又曰凡侍御史之例不得出累月則迂登南
少故號為南床 柳宗元詩憲府初收跡丹岬共拜嘉分行參瑞
獸傳點亂宮鴉 蘇味道詩盛府題青案珠章動繡衣風連臺閣
起霜就簡書飛凜々當明色行 蒲路威 又懷臺中友詩薄遊
本霜置直指戒冰心 杜子美贈吳十侍御借問特奔翁幾年長
沙客 饒易贈侍御中詩脫趁天闕烏紗薄丙直空臺古栢寒
劉禹錫送揚侍御婦朝鷺鳥得秋氣法星懸火昊聖朝寰宇靜所
至不理輪 李白贈潘侍御繡衣柱史何昂歲鐵冠白筆橫秋壘三
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于將 國朝何郊言事不尚沾激莫
體朝廷重之 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 端公

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送為憲表

四六

全篇正色左臺御史聳殿中之職拜榮南榻惠文先柱後
之儀風采益尊見聞皆震共惟 某官才高朝采喜冠月

評光曠舜薰絕翰墨之蹊迺周孔思酌道德之淵源自秘府之

校文以清埃而露穎一言悟意共高憂國之風六察分官即有事

端之語如鷹鷂之必逐鳥雀當豺狼則不問狐狸白簡疑霜方霄

人之落膽巨川作揖期良弼以調元某賀履情深掃門迹阻齒牙

借譽叨華交之褒羽翮問程有待洪鈞之播

恭審皇宮上坡位事橫榻屬者進格君心之論九重亦為之回天

移而為糾官邪之司羣柱自然而見睨此非平日之素焉得崇朝

之乎恭惟 某官以海內寡二之辭草收天下第一之科目彼於
權門炙手可執之日錫慶而趨及聞高賢掉臂不顧之風其類有
此連公道之既白知寸心之獨丹廷事未幾墨端益峻士有攸挾
恨無所施請而覩流涕太息之書孰不以古人而自詭起而當君
子小人之會其無負所學者幾希矣今聖主既求惟本之繩在執事
必為赴壑之水即疇孤三之操遂登獨坐之榮其自分推墮何辭
漂治瞻鳥相府晚乃依成蔭之餘振鷺柳蒲夢不到末行之舊
直道立言水以石投而必受 正色立朝常白下而耐上 止衡
滄辭改行雪曰覘見以自消 損身許國不吐剛而茹柔 橫掬
常仁約自稱鵲才固絕群 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

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山悔猶鳴亦鷄鵠之常性

昔神龍失水幾為螻蟻之所沒 正色立朝堂不挽明日張瞎

今猛虎在出將見藜藿之不採 嘉猷告后炳々如丹造漆汰心

國有正人益洗心而淬濯 達公論於九重巽聞絕商 駁焉

民欣素望成廷頌以規瞻 正規儀於三獨益見寵褒 阜鵬

維時南榻 果自副端 方共待於國是 且中詔見知於冕旒

笑次中司峻登 史一豈特察於官邪 茲南床果昇於英髦

遂無三院之魏 蓋勢力能排於山嶽 豈惟使人避公雅之聰

獨處一臺之長 故威稜素厲於風霜 又且彈奏落祐甫之瞎

萬機重大既親搃攬於法宮 得賢哲別自然致朝廷之尊

百辟衆多必賴推彈於憲府 去姦回則孰不有簡書之畏

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起自徒步 直聲旣振於烏臺 明綸

謂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執明恩 寵春益隆於丹宸 橫榻

暫嚴網紀之司 載筆螭頭久整諭思之益 疏思北闕 五曹

即付樞機之任 乘聰烏府妙膺清要之除 峻扶南床 六職

多冠振職烈若風霜之嚴 光膺宸綍 霜疑白簡 肆求倚任

烏府馳聲迅如鷹隼之擊 進以臺綱 風入花驄 見屬覽明

擢司言諾 青囊增重 風采聞於當世 替筆以別其儀

獨秉憲綱 黃閣非賒 膏澤下於斯民 給駟以嚴其休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九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四十

賀啓

建安

葉菁

子實

編

總說

殿中侍御史

總說

魏蘭臺遺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掌

殿中禁衛隋初改殿內侍御史唐置六員內供奉三員掌

駕鹵簿內糾察非違典侍御史相亞號副端又號蘭臺御史唐

百官志殿中侍御九人掌殿中供奉之儀後唐天成中御史在

龍墀殿供奉班

故事唐張行成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

體局方正廊廟才也為雒州富平縣主簿理有能名秩滿
補殿中侍御糾劾不避威權太宗以為能謂房元齡曰現古今
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王無競迂監察
御史轉殿中曰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楚容揚再思
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常典
郭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呂見霸目陳忠鯁云往年往彼
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
御史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雍州司王恭君韋絢為殿中侍御
史或疑非迂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亦墮下接武變龍造羽
鵠鷺豈雍州判佐此乎時以為清言 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大

夫孫雲常擬以朝列不整責臨之日此謂小事不足介意謂今之後車之明日江夏王道宗自以貴戚共車擬對立私語趨至曰王辭班臨彈王江夏答曰乃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自亂班常失色而退諸人莫不悚動 崔仁師正現初改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補支黨累係填獄語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其食餘湯沐以情訊之正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無顧也及勅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惡祕無枉者奉無異辭由是知名 後漢天成中御史

臺奏每御史問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左龍墀造祇候彈奏公事
或南班失儀點校不及令欲依常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
位乃各綴供奉班出入 國朝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典御
史抃奉大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
聞中抃復知捷為廢縣淫祠以禁民之非開河灘以通民之利嘉
州舊產紫行楠播屢水等任于蜀者競採之以為器民甚苦之
中復嘉作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
民廉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
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言宰相劉洸之過出知池州召還為
侍御史 英宗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

察御史東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與御史中丞知雜事
送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奉者未上內出純
仁大防姓名而命之李珣字侍價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
擊搏才除禮部員外郎裴冕字章甫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
許景先時議僉樞枰按不利近強司馬鍾典伯父希彖皆為此
官希彖劉直不諂魏直二員居殿中伺察非法替白筆側陞而
坐盧激送崔侍御云烏臺正客紫髯公

四六

全篇出言法座進步憲臺山岳動搖已振多冠之職變龍
接道益崇鴛羽之班朝尊端人士作嘉頌恭惟某官量
迎德字識遠經拜執古道之權銜諧正聳於詔履望傾後李西北

斗之垂光名滿綿區軋魁星而齊色遲徊久矣問吝沛然自復入
於帝城即高驤於朝路西崑縹組居張率之清官東觀細書稱董
狐之良史暫蹇粉省嘗傾鳴樞俯從六祭之游茲慶副端之拜人
中屈軼惟直指於回邪柱後惠文成具瞻於剛介風霜是畏霖雨
可期某履覩速郵正拘左契捉衿布武莫勒倒屣之迎貢牘送心
敢贊典載之喜

張行成匪由介詔奉職於唐宗 下糾官邪開象正之跡
王無競申正班聯糾違於楚客 上維國是立太平之基
大節不群已激昂於烏府 陟兩殿之崇班 顯膺宸命
清規絕俗直聳正於鸞行 總章臺之劄務 榮副臺端

處盡言之朝而參風憲之任
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材之英
指姦救弊敢思身計以自容
極口輸誠知有主恩而上報
秋霜烈簡 閔掌中憲之司
靈多儀冠 察禫外閣之事
入而霜簡則百吏嚴憚其風
出而繡衣則列城蒙被其澤

監察御史

總說

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

按唐監察史掌內

糾違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
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栖鳳閣南唐職官志十員掌察百寮
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

帳藉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動倉廩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孝悌茂才異等歲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黜吏豪宗并縱暴貧弱寃不能自申者決囚徒則典中書舍人金吾將軍涖之國忌齊則典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宴射及大祠視不如儀者以聞 開元中校檢兩京館驛一人號駟使 又分察尚書省六部歲終議殿最號六察官 後周秋官府有司憲府脈下士八人此監察之任也 沈約宋書秦監御史古牧伯也與今不同

故事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石軍試覆屯友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時天旱缺突乃雨邵人呼

之為御史兩 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
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
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乃從之 陸元方為監察御
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領外將沙時風濤甚狂丹人莫敢奉愬
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遂命濟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
齊瀚少以詞學稱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禫劾違犯先於風
教當時以為稱職 監察院長共同禮院隔語曰事長如事端
紀履忠在職劾中丞來俊臣五罪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良三職
賄貪濁四失禮教五差昏狼戾請下獄 楊假楊收並宜直之子
假自浙西覲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州人為監察兄弟

五居憲府持為新例 李尚隱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時睦
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餘家稱其妖逆詔御史
按覆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嘆曰豈可使良善
陷枉刑而不為申明哉迺越次請往按覆竟推雪李師等免之
韋思謙云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日張瞻以執國恩終不能為
碌、之臣保妻子耳 蕭志忠劾宰相蘇味道賊污御史大夫李
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諂大夫礼乎衆不敢對主
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
相閱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而
憚其剛正 崔琬為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是客紀愛訥等驕恣

跋色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諫者皆俯俛趨出待罪朝堂
楚客膜自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今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
切嘆焉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天將
嘗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
宗持原之嘆曰吾有李勉如知朝廷尊矣 穆宗即位益察御史
楊虞卿以帝頻出盤遊上疏切諫疏奏令中使宣封宰臣云虞卿
所上議切直可覽後宰臣令狐楚肅悅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
諫為賀 國朝天聖中以太常丞桑維為監察御史熒有至行朝
廷聞其名而特命之上部侍郎薦張錫為御史言丁謂不當從
內地昭應災不當以罪人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和而心剛

正真御史也 李愷時字文融為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士崔布

遠成虞集字文順于孺卿李宙及愷為判官攝監察御史分諸檢

察以課正遷監察御史 張廷珪諫則天營遠佛寺 李善感諫

造萬金宮不納 韓思彥字英遠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

馬周字賓王上疏以未事可為者惟忠義裴度論權嬖梗切

劉思立高宗時為名御史時大旱遣中丞分道振贍思立建

言蚤務求畢所至不能為勞請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 張嘉

正召見內殿奏对偪偪則異之云臣草茅之人今天威咫尺若

隔雲霧后召上廉 蔣洸處事平剖斷精允 李華劾按不稅州

邵府然 蘇廷碩覆獄驗未俊臣之誣多從洗宥 李乂劾奏無

避 齊朝劾奏帝先風教號善職 嚴善思審冤獄活八百餘人

韋漢字子裴方靜寡欲不肯見高元裕云恐無呈身御史 英
宗治平中工內出范純仁呂大防姓名乃用純仁為殿中侍御史
大防為監察裏行鞠詠言錢惟演與丁謂交結不赴豪州國入
相謂人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 李絃仁宗朝為察院時召
樂人上疏云即位未訪嚴冗者召伶人

四六

全篇恭審綠綈錫命白簡察廉本未治聞久鬱行秘書之
望行行且止願高真御史之風一壘得人羣目改視恭惟
某官絕俗以立於獨追古而與之齊揭日月而行名昭垂而旁達
引星辰而上文迴映以芒寒壯年自致於雲霄妙手連收於科目

時滄士衆天豈賢遺然冊府淹留閤而周而未徒惟宸衷洞燭度
衆情以超遷伸於久屈之中許以進言之地士之未用志亦甚高
環而顧天下之無人為之太息及乎受王知於當世竟以無聞衆
皆豔於公榮遇獨知其任重責備昔回面而至過時則多悔弗追
它人處之假以作仕途之高少賢者得此定知為群枉之鷹鷂欲
垂千載之芬香乎觀一舉之奇絕仄侯隆春擢專中司某辱在鄉
鄰敢家受過少而取所棄之竹馬自以不如今也望之似於木鷄
居然失旦仰英猷而雨別讀除日以霜疑已分飄零敢作綈袍之
想未忘雅素或尋敗襖之盟

入覲天光擢居風憲緊王人之獲用知公道之攸開除目肆啟朝

僉允協恭惟 某官具拜巨哲高世名流期々抗直之風謬々敢
言之氣衣繡持斧素高擊斷之才攬轡登車夙起澄清之志暫撫
賢業以著能名劄十九牛而刃若發 劄擊三千里而風斯在下方
江湖之深遠懷魏闕之心而鬼神之疑遂膺宣室之召戰疇時望
允賴辰猷親逢不諱之朝屹若正色之地明目張膽何狐狸之足
裨裝精會神要藜藿之不採豈惟動山嶽之重盍將書竹帛之先
庸見設施進聯宥密某受知惟舊聞命之初廣廈萬間喜庇身之
有所尺書千里恨超慶之無階

處盡言之朝向參風憲之任 張瞻明目於數步之間
當正色之地而得人才之英 取功立名於萬世之後

三肖之務悉分於六曹

推姦擊強既厲風霜之操 九重

六曹之務皆總於六察

獻可替否益彈棄石之辭 六察

馬立禁伏嗟久閤於群暗

朝廷以數聞直聲為盛治之世

鳳鳴朝陽行聳揚於衆聽

君子以得行已志為先亨之時

一人耳目之官

當乾坤清夷之時

自漢推三獨之雄

四海縉紳之望

居山岳動搖之地

至唐增六察之峻

乃近輔之所儲

鑑明而塵垢不止鄙吝皆銷

坐榮烏府

豈衆僚之可擬

鼎鑄而魑魅莫逢奸邪自屏

糾正鳩行

勝中龍虎英名車冠於諸儒

是使朝廷之增重

正資彈劾

簡上風霜威望肅絕於群辟

更推堂閣之有光

少屈回翔

蓋九重摠攬方沙汰於江河
宸眷益隆尚需於綿歷
謂三院峻雉可動搖於山嶽
臺儀方振更藉於推彈
金鑄鼎而察神姦力持正論
親逢不諱之朝
兩作霖向蘇歲旱行贊大謀
屹若正色之地

親奉詔除

典司風憲

豈惟動山嶽之重

進居言責

分判忠邪

蓋將書竹帛之勲

開衆正之跬

分六曹而廉察

三接

立太平之基

聯五院之清華

六聯

蓋嘗聞議論之崢嶸

付柱後惠文之事

雖行藏豈不在我

如能救風俗之頹靡

現胷中雲夢之奇

恐彈擊非以處公

富令藜藿之不採 張膽明目於數步之間 既臺閣之有光
無治王石之俱焚 收功立名於萬世之後 亦朝廷之增重
惠文禪治豈惟舊物之選 邦憲總于一臺 入覲天光
侍從論思佇峻中司之擢 官儀峻于三院 權居風憲
動無制肘凜乎山嶽之或搖 上聖方躬於摠攬 顯膺天詔
退不違顏豁然雲霧之為隔 直賢宜付于糾繩 迺長霜臺

御史知雜

總說 唐制御史又次者一人 知雜事謂之雜端最為雄劄開運
二年准故事於郎中選清謹強幹者兼御史知雜事

故事

王播刺舉不可有能稱呂溫險躁詭譎皆為之 國朝人宗時何刻同知雜言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政丁度輕脫夏竦皆回佞不合人望 又張昇論張堯佐緣貴妃寵知問封

臺簿

總說

制云夫朝有君位有表御史真之藉而簿於以鈎考實朝儀所係也掌鈎檢稽失 宋漢書張忠為御史大夫署

孫宝為主簿魏直以下無聞 隋大業中置二員唐置一員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為之正觀中自張洪濟為此官後遂為美職管轄臺中雜務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譴罰 佐糾譴 掌鈎稽

裏行

總說

正觀初馬周以布衣用進 太宗令於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因置裏行之名

故事

龍朔元年以王立為監察裏行 嘉祐名臣傳仁宗時王絢為裏行言狄青軍伍人不當為使相

諫議大夫

總說

秦置諫議大夫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漢武帝元行五年初置諫大夫屬光祿勳世祖中興以為諫

議大夫 唐正元中置八人隋置七人後周為保氏蓋地官有
保氏下大夫規諫天子此其任也凡諫有五一曰風諫二曰頌
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職官分紀天禧元年詔置諫
院舊屬三省

故事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
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
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武歌於大學宣
帝召見武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
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大夫貢
禹字少翁元帝徵為諫議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時歲不登群臣

多困禹奏言宮室有制宜從儉從之 禹上書曰陛下過意徵臣
拜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賜賞四
時雜繒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甚厚 孔光字子貢經學尤明舉
止方正為諫議大夫 何武字君公太僕王音舉武良賢方正君对
策拜諫大夫 兩龔皆是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並著
名節故世謂之楚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哀帝
時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
竇壽候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向為駕為徵賢者宜
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乘即時曰唯有詔為駕龔舍候嘉至皆為諍
大夫竇候壽稱疾 鮑宣為諫大夫每居位常上書諫諍其言少文

多負蕭望之累遷諫大夫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
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哀念
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諍臣
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知善 裴勝為諫議大夫居諫官教士
上書求見言百姓貧賤吏多不良風俗漸薄制度太奢刑罰太深
賦歛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 劉更生既
冠以行脩飭擢為諫大夫 後漢帝處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
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朝者 王良字仲字拜諫
議大夫教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傅翻轉諫大夫教陳謹
言上嘉之 虞永字叔即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蹇犯顏諫諍以俸

祿眠諸生 江革轉諫議大夫賜歸天子思之革與母居至孝為
母炊不委妻子常輓鹿車載母里號巨孝母卒哭泣不絕聲服竟
不脫太守道掾釋除之詔齊相曰諫大夫江革母病故今起居如
何夫孝百行之冠裴善之始賜穀千石長史以月存問致羊酒以
終其身 郭丹少徙學長安入函谷關慨然曰丹不乘使者車終
不出關既至京師車為講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去家十三年
乘高車出關 華嶠後漢書桓榮遜諫議大夫每大射養老禮畢
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辯說 華陽國志李尤字伯
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德湯諸規銘拜
諫議大夫 魏賈逵自為兒童戲帝設部伍祖父常異之曰汝大

必為將帥也口授兵法教莫言為丞相主簿大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後魏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諲謂
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
文帝常怒一即於殿前答之行本退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
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君是陛下
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言非私因
置笏於地而退士欽上審謝之遂原所答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
朕雖不明幸諸公教相匡救諫議大夫王珪曰臣處不諱之朝實
願整其狂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閣必
諫官隨之欵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從幸

涇陽校獵大獲禽獸高祖謂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曰陛下遊獵
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已變旣而笑曰任慈發耶
世長曰為臣私計則任為陛下國計則為忠矣谷那律為諫議
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雨衣若為不得漏那律曰
能以瓦為衣必不漏矣太宗大悅賜帛二百段褚遂良遷諫議
大夫太宗問舜作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何也遂良曰諍臣必漸
及其滿盈無所復諫蕭均為諫議大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
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
實難原殺之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責財
物臣之所賊不敢不奏帝謂曰卿我在司諫能盡忠規遂免其死

罪顧謂侍臣曰乃真諫議也

朱璟為吏部侍郎

玄宗嘉其

正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侍供奉仗下後力言朝廷得失

李景伯

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景使酒酣令各為回紋詞衆皆

諂言至景伯曰回波爾時酒危微臣職在歲規侍宴既過三爵謹

譚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嘗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諫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

帝意嘉納張薦推諫議大夫復為史館修撰方袞延齡用事中

傷俊良廷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言于帝曰諫議

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主善惡二者不可無改祕書少監陽城

為諫議大夫德宗時袞延齡以姦佞用事大臣陸贄等咸遭譖毀

城南伏閣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賢等無罪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聞之趨往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萬福自此名重天下 陽城隱於中條山德宗召之召衣褐赴京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京人皆想望風稱曰陽城山人能自刻苦不樂利名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人咸畏憚之及至為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 李渤長慶初為諫議大夫敬宗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余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迎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閣待暮金吾仗語次換伏乃止 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

羣臣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悅曰此輩何人悅對曰
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乃謂羣曰聞中奏
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聞中奏事
羣等抗論人皆相賀 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
舉其職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
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呂元膺謹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
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洎賀曰陛下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
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尋兼太子侍讀 淮南節度使至
播厚賂貴要求領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等伏延英疏論之
續漢書周舉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商病甚帝問遺對曰從事中郎

周恭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唐文宗嘗於使殿召柳公權論

事切直忤旨周準為之惴惴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

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令權卿諫議大夫 武

宗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選郎即等於閣內論陛下

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幾廢弛星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帝

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國朝田錫天資骨鯁翰林學士承旨朱白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

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 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中雜事遷諫

議大夫 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朕之汲黯也 王吉

字子陽諫宣帝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 貢禹以歲不登乞罷角

觚戲及齊王服官 鮑宣諫朝廷亡大儒骨鯁白首耆文魁壘之

士今乃丁傳子弟並進重賢貴幸 劉更生行修飾 王良敦進

忠言 後漢陳禪字紀山元曰諫幼戲 既侑前後上八十四章

言激切高適字達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 崔元亮字晦叔朝

廷推為宿望 武儒術字廷碩論皇甫鐸議論勁正有風節 顏

相時字眷正有爭臣夙蘇世長侍宴披香殿以雕麗大過帝咨

重其言 孫伏伽自禹年主簿諫太宗怒特斬之伏伽曰臣寧與

閔龍逢遊地下不顧事陛下太宗曰卿如是朕何憂乃拜諫議

崔寔為諫議大夫歲訓成尚塞言壅為賊然之患用顛厥國

白樂天制云自居首諫益厲蹇諤 又制文云官歲王厥是厲其

才宜得蹇之人以居之 杜甫贈韓諫議詩王京群帝集北斗
或騎騏驎鳳凰 又贈鄭諫議云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
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毫髮無貴恨波濤獨老成 劉禹錫寄李賈
二大諫拜命詩諫省新登二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則知天子明
如丹肯放淮南高臥人近世鄭文肅張方平王拱辰滕甫呂惠卿
鄧閔甫皆不歷郎中實圖外便為諫議大夫 白錫字直臣來經史
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職分兩禁獻納尤勤 劉輔諫成
帝立婕妤為皇后

四六

全篇制綸誕布縱索顯持名者實之賓久積稜之望官
以諫為職愈伸蹇之忠邱狀所傳愈諧相慶恭惟 某

官玉輝千仞樂奏九聲克釅舜薰絕翰墨之蹊逕周情孔思酌道
德之淵源自結春知浸居言責惟聖主和顏而納誨故爭臣造膝
以陳辭卓尔不群如鷹鷂之逐鳥雀玄其太甚當豺狼不問狐狸
欲崇丹陛之權乃峻青蒲之拜儒先益喜善類焉依視秦人之瘠
肥孰疑楊子現鄭公之嫵媚必相唐宗某迹遠雞翹喜聞燕賀號
五雲軀疊榮讜牘之藏封萬戶候未快賓階之覩

疏思詞掖進位諫坦凜風霜於南臺久持天下之正振羽儀於東
省方格君心之非儒先得典善類獲載况蒙知之獨厚幾歌舞而
不待惟爭臣古者七人蓋公師至於四輔自秦而降始異秩以設
官由漢以來常擇賢而授職哉列聖以人為鑑從善若流馬范伏

蒲神文徒策而典子蘇劉書芴元祐更法以靖民厯數二百年之
間何止六七公而已國家安治杜稷矣長固皇天眷祐之深亦諸
老維持之効屬昭代聖明之在上斯異才磊落以相望朝無類網
國有元氣恭惟某官學窮精祲識照幾先老成重於典刑違棄
尊於德齒獨行之操梁肯枉尺而直尋難進之風足以廉貪而立
懦自躬典行與世作程速白首以來歸仰丹心之益壯名不求而
自至道欽晦而彌光仰俯五年周旋三院如逐鳥雀士欽尊主之
忠安問狐狸衆服擊強之勇雖傾心於向日數引典於歸雲如為
上留寧許公去速茲顯權誰復異辭尚小異於夙宵將大明於邪
正切磋琢磨懿君德於珪璋芟夷蘊寵不農工於稂莠矧諫行言

聽美侯引裾然節高憂深更覩補袞行
迆柴樞之拜振膺黃閣之求房杜遜賢
當見忠良之辨禹稷同道曾何出處之
疑某薄宦教竒孤蹤寡兵幸登門之最舊
辱倒屣之甚塵翫散之文每借詞人之
目矚踰之迹莫酬國士之知念偏親垂
暮之年落窮裔非人之境蜚蜚為伍魑
魅相鄰瘴霧襲帷於清晨山鬼吹燈於
靜夜踐地如盤未卜生還附鳳攀鱗敢
圖彙進輒憑尺牘聊寫寸誠洎如輒鮒
之揚箸瘡甚轅駒之駭首一貴一賤真
泥蟠而天飛三沐三薰頓景從於焱舉

披肝許國朝廷可以無憂
怒髮衝冠藜藿為之不採

諫行言聽之時
面折廷諍之任

中宸
首諫

右尹子車目堵典而道祈招之時 歷觀前世之用人 五諫

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采長之職 茲為文士之極選 七人

斟酌獸樽竚獻三千之牘 養慷慨敢言之氣得伸其志

扶搖鵬路豈量九萬之程 抱縱橫適用之材實擊乎天

供職未幾別有九廷之榮 當諫行言聽之朝 論列是非

遇事輒言安俟七年之久 居面折挺爭之任 敷陳利害

君善養老天下之父歸之 蓋無拂士者雖有國以常亡

臣能格非大人之事備矣 而有爭臣者雖無道而不失

光奉制綸 朝廷增重 啓沃丹衷斷二十年不決之議

擢居諫苑 中外聳聞 建立國本垂德萬世無疆之休

父子之間而難言

君

之道焉可誣

聖天子樂在於得賢

貴育之勇不是遇

國人曰賢然後用

士大夫喜聞而增氣

主聖臣直已契風雲之期

安太子之功固無慚於四皓

言聽計從佇觀膏澤之下

工陽城之疏尚奚俟於三年

非公之賢

儻造膝之辭竭于下

惟丹宸廣忠嘉之路

其誰與此

則安邊之策在其中

而清朝杜非枉之門

謂其出群公之先

柳公權因筆以諫發於其心

以茲補衮

擢之置七人之上

仲山甫補衮之功應之以手

諒無括囊

進有益於上蒼

道之方隆志必行於廊廟

允矣直方之德

春深締於皇情

時乎有待功遂紀於彙章

卓然忠蹇之風

有爭臣者七人方資表率

函聞白簡非法不言

老膺展綵

舉明主於三代益顯箴規

頌伏青蒲以莊見憚

榮領諫垣

方聖治內修而總攬

孰長熙朝供奉之班

豈但嘉於諷議

且忠古人告以彌縫

必得昭代豪傑之士

將有取於弼諧

重華協帝必兼求稷契之忠

蓋魏證之奏剴切而當帝心

褒美幼君孰不推王魏之直

况李渤之言優游而中時病

盡言無隱

練本朝之舊章

徧臨三輔蚤頌京輦之條

正色不阿

審當世之大務

推真六聯更忝儲闈之化

蓋蒼生待為霖雨姑令諫澤之膏

高步即登於輔相

而學者仰如泰山庸賜辭林之擢

英聲益播於華戎